

■玉渊杂谭

神曲：大众化的就是好的吗？

第一次听到《我的滑板鞋》的时候，用“三观尽毁”已经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心情——只想将食指伸进耳朵戳穿自己，顺便再往里伸进大脑搅动一番，好让我彻底屏蔽有关它的一切。一口方言味儿浓厚的普通话加不上节拍的演唱，这种“乡村电音”甚至无法称之为“曲”。但它依然毫无悬念地再次刷新“神曲”的定义，火了。

继《忐忑》颠覆性地改变了公众对歌曲的认知以来，所谓神曲就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及扩张中占据了流行文化的一席之地。比如旋律和歌词能俗进骨髓的《爱情买卖》《最炫民族风》；比如配合MV后尽显怪诞的《江南style》《小苹果》。《忐忑》倒是唱功要求极高，可以称之为有情怀的神曲。总之神曲各有各的“神髓”，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出位”。

眼看各路神曲一首一首红透半边天，“出位”则成了必火的秘籍，一些艺人纷纷在自己的新作中添加了神曲元素。然而，随着这种“不好好唱歌”潮流的泛滥，大众文化被三俗和恶搞包围，大众的主流审美能力会不会一点一点遭到瓦解？如果说《忐忑》或者《江南style》是

以一种另类的音乐形态而成为大众消费品，那么当音乐创作开始相走偏，当另类成为寻常，很难想象大众还如何能够淡定地消费神曲带来的快感。

上周故作高雅去世纪剧院看了昆曲《牡丹亭》，一台戏将近3个小时，陆续有人提前离场，坚持不走的人全神贯注看戏的也有限。戏中柳生带着唱腔唤社丽娘作“姐姐”，引来观众阵阵发笑。我就在想，这都是花了钱来瞻仰高雅艺术的。也许，吃惯了麻辣烫的人们，就算偶尔吃一顿西餐，也得从中品出一两口麻辣烫的味儿才好，否则没有

他腹感。

又或者《牡丹亭》实在久远，自古以来就是阳春白雪的调调，不足以佐证什么。那好，不说传世经典，往回看20年。1990年代的华语乐坛，卷裹了多少集体记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早已烂熟于心的歌词仍然能打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再环顾近几年，谁能教出几首传唱广度和深度大于种种神曲的歌？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是幸运的，虽然神曲“当道”，但前人留下的经典足以供我们凭吊，寻找文化认同。然而眼下神曲以及对其趋之若鹜的流

行音乐引领着快餐式消费文化，那么若干年后，我们拿什么留给后辈？他们又该如何标记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文化地标？

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虽说文艺的本真是为大众服务，那么大众化、接地气是必须的，但是地上的东西也不是都好。“低俗不是通俗，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如果接地气却“接”上了满地污泥浊水，那多半是要臭气熏天的。

文·杨雪

■文心走笔

光的笑容

文·鲍尔吉·原野

光从长帘似的厚窗帘的脚下射进来时，只有三寸长，它落在别花地毯上，好像捕捉羊毛里的尘埃。如果你“哗”地掀开窗帘，光像洪水一般扑进来，占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还是节省点光吧，我一点点拉开窗帘，光像客人从一条窄道走下来。它们只走直线，前方不管是床或者椅子，光都要走过去，把自己的衣服摊在上面。

每天从窗外进入我家里的光是原来的光吗——昨天、前天、许多天以来的光？

这些光线——它虽然被称为线，我在不知道它们是多少根线——真像是我家里的熟人，从窗玻璃上的每一部分穿越而来，从它和照的温度上可以感到这些光线带着笑意。如此说，光带着笑容来到我家。是的，否则它来此做什么呢？

光坐在地板上笑，它们坐在橱柜、枕头、书本、床头的眼药水上笑，它们坐在垂直的镜子上笑，它们在镜子里看到了墙壁和吊灯上的光的兄弟。

这些光线只是光的先头部队，是天色微曦之后进入屋子里的亮，我称之为泛光，而整齐的光的队伍在后面。当阳光越过前楼的屋檐进入房间时，它们全穿着金色的制服。这些光不乱走，这些光永远保持队形，排成一字的方队向前推进。无论遇到什么东西，早晨的光都刻板地为这些东西涂上一层金色。如果你在地板上放一个金黄色的小南瓜，阳光也照样为它涂上金色，虽然南瓜身上一点也不缺这种颜色。

如果我家的黑猫飞龙少校端坐在光里，光比平时劳累。它把金色洒在飞龙的一根毛上，而猫的毛又如此之多。飞龙如刺猬一样沐浴在晨光里，不时看一看自己爪子上的光，但没等它把光舔进肚子，光已经跑了。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光的速度是人可以理解的速度里面最快的，但飞龙少校从未听说过爱因斯坦，连塔吉克斯坦也闻所未闻，它认为斯坦并不比一只麻雀更重要。

光行进的时候，边走边衍生新的光，即反光，否则光不够用了。反光也是光，你看到光在地板上缓缓推进时，它的反光已经把天花板照亮了，这又省了许多光。没错，墙壁也被照亮了。我家卧室的墙壁露出布达拉宫式的红色，客厅露出小葱的绿色，它们上面进驻了光。

然而我们并没有见到光本身，这样说好像不讲理。怎样说才讲理呢？在光照中，我看到了栗子色的地板、彩色墙壁和其它东西的轮廓与色彩，但它们是地板、墙壁与其它东西，并不是光。光是透明的？当然透明，光从来不是堵墙。然而透明的水、玻璃与水晶都有实体（佛家称之为色），而光的实体在哪里？

你伸出手，当你看到你的手时，光就在你的手里，你却握不住它，更不能把光藏起来。以人的贪婪的本性而言，如果可以把光藏起来，不知有多少人藏起多少光，大街上到处是卖光的人，行商也会随之以光，但太阳没让人这样做。造物主所造的核心物质都具有不可复制性与不可储存性，比如空气，比如光。电来自能源转换而非制造，同时不可储存。

在我们见到光照射万物时，仍然可以说我们不知什么是光，没见过光本身。你说光原本不存在也未尝不可，说它存在，你怎么指给人看呢？爱在哪里？智慧和仁慈在哪里？人没办法指出它们，尽管它们就在那里。

我趴在地板上摆火柴棍测量阳光的行进速度，后因接电话把这项重要试验耽误了。当你趴着看地板上阳光的脚步时，光似乎不动了。从理论说，光每秒每秒都在行走。从实践——以人的视网膜、人的无法安住的心念——说，它不曾移动，而人一转身，它又迈了一大截。光均匀地走过房间和整个大地，走过上午和下午。光时时在生长，人从来抓不住它们不断生长的尾巴。从古至今，只有光从容不迫。

■乐享悦读

呼唤科学精神的现代启示录

文·颜实

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也是享誉全球的科普大师，他在科普方面的成就引人注目。

1980年代，由卡尔·萨根主持拍摄的13集电视剧《宇宙》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几十个国家上映，获得巨大成功。卡尔·萨根是美国科学家中对向公众普及科学方面少有的几位拥有巨大热情且身体力行的著名科学家，1994年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将公共福利奖章授予萨根，以表彰他在传播科学之神奇和重要性，激起无数人的科学想象力，以及用通俗的语言阐释艰深的科学概念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

他的最后一部力作《魔鬼出没的世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论述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该书的副标题为“科学是驱走黑暗的蜡烛”，是他留下的警世之言。我体会对萨根《暗淡蓝点》等作品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公众普及科学层面，而应当挖掘这位伟大的思想者在科学文化以及揭示人文精神方面的内涵。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在许多著名的人文学者和伟大科学家身上，都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从科学角度上讲，他们求真、求实、追求创新、献身真理；同时，在人文方面他又表现出了对人类博大的爱。我认为卡尔·萨根这是这一类科学家中的代表人物。

暗淡蓝点——是一张由1977年美国发射的无人外太阳系太空探测器航海者1号拍摄的著名地球照片之一，显示了地球悬浮在太阳系漆黑的背景中。萨根由此张照片得到灵感，写成了《Pale Blue Dot》一书。书中写到：“我们成功地(从外太空)拍到这张照片，细心再看，你会看见一个小点。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在这点上所有你爱的人、你认识的人、你听过的、人曾经存在过的人在活着他们各自的生命。集合了一切的欢喜与苦难、上千种被确信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学说，所有猎人和抢劫者、英雄和懦夫、各种文化的创造者与毁灭者、皇帝与侍臣、相恋中的年轻爱侣、有前途的儿童、父母、发明家和探险家、教授道德的老师、贪污的政客、圣人、至高无上的领袖、人类历史上的大明星与罪人，通通都住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下的微尘。”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对于人类生活

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的，它作用于心灵。”我们去理解和欣赏卡尔·萨根作品，需要从它的文化视角和精神内涵方面去思考和感悟。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科学必将赋予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

今天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仅局限在科学的功用方面，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如果仅仅把科技理解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一种工具，而缺乏通过科学教育培养孩子们对宇宙和大自然的敬畏情感，不去培养对科学探索执著的好奇心，那么我们的科学教育是不完整的，必将会影响我们国民文化素质和创新思维的提升。从这一角度而论，今天我们重温卡尔·萨根的作品，探索他科普作品背后深刻的人文情怀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现代社会而言，科学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整体性文化的主导力量，而这又不仅是指科学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也是指其对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方式，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基本的世界观与自然观等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同时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精神力量。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的精神力量，发挥科学文化的教育功能，通过科学文化洗涤人类心灵，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有关科学文化建设工作，在中国科协规划制订“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已经把推动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



(美)卡尔·萨根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年11月出版

■桂下漫笔

游里耶漫谈“刀笔吏”

有个成语叫“书通二酉，学富五车”。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藏书处就起名为“二酉山房”。“二酉”指的是西水河畔的大西山和小西山。据传，二酉山历来为藏书之所。黄帝、穆天子都曾在此藏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生抱书避祸，也藏书于山中，至汉初取出献给刘邦。不过，这些仅仅是传说。

十几年前，在距离二酉山五十多公里的古镇里耶，却真的出土了三万七千多枚秦简。初秋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里耶。出发前，我做了一点功课，知道“里耶”是土家语，意思是“开拓、耕耘”。这里曾是楚国西大门的军事要塞。战国末年，秦军南下，从乌江流域直入西水流城，攻下里耶驻扎休整，再向西南腹地进军。在这里出土的这批秦简，纪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年开始，至秦王朝灭亡前两年结束，记事连续详细，为后人细致地解剖了一个庞大的秦王朝的细胞样本。

漫步在里耶秦简博物馆，有一类简

引发我的兴趣，简上文字重复颠倒，不成词句，有些字还写在简的背面。这被称为“习字简”，可能是起草公文前打的草稿，也有可能是实习生练字练笔的“纸”。对了解秦之正史，这类简的意义或许不大，但它们的存在却让历史鲜活了许多。看着这些本应扔进废纸篓的竹筒，人们仿佛能感受到它们的使用者一手持刀，一手按简，聚精会神地维系帝国大厦运转的场景。

而这些人中就有历来名声不好的“刀笔吏”。古代的吏和官有很大区别。官是正式干部，是“玩政治”的；吏处在官僚体系的最底层或边缘，主要做技术性、事务性工作，有些还是编制外的临时工。在纸还没有发明的年代，文件是写在竹筒或木牍上的，如果写错了，只能用“刀”刮去。因此，天天写材料的小吏们随身都带着“刀”。不过，吏的工作很多，只有那些以政法为业的才被冠以“刀笔”之称。

实事求是地说，刀笔吏是传统社会

中最具务实精神和实操能力的群体之一。他们最风光的时代在秦汉。最早在史书中被称为“刀笔吏”的人就是前秦代刀笔吏，后来做汉朝丞相的萧何。当年，刘邦大军一入咸阳，众人忙着抢钱抢东西，而萧何的第一件事却是清理和接管秦王朝的文书档案。这种极有政治远见的做法，和他“于秦时为刀笔吏”的经历很有关系。

在秦汉史书中，除萧何外，张汤、赵老也是刀笔吏的代表。俗话说，三岁看老。孔老夫子儿时模仿祭祀当游戏，而张汤小时候却抓家里的老鼠玩“模拟法庭”，还煞有其事地给老鼠写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这要在现代社会，或许能炼成一位大律师。但在传统礼俗社会，“无论”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打官司被认为是羞耻的事情，人们更愿意进祠堂找族长，吃摆酒讲人情来解决纠纷。这也是刀笔吏没有好名声的一大原因。

刀笔吏的上司多为好谈大道理的儒生，在他们看来，这些“起于几案之下，长

■影像空间

《分歧者》：青春式反乌托邦童话

文·雅倩

《分歧者》小说原著作者维罗尼卡·罗斯是近年来美国青春文学界涌现出的一颗最亮的新星。她凭借这部作品一炮而红，当时年仅22岁，当时还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

一百年前，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让所有的国家从地球上消失，幸存的人们聚集在芝加哥。新世界的创始者为谋求永久的和平，所有人都被分成了五个派系，分别代表一种纯粹的美德：诚实、博学、和平、无畏、无私。每个人在16岁的时候都要选择把自己余生奉献给别的派系，并接受考验。女主角Tris正面临这样的选择，然而她与别人不同，她同时具备无畏、无私、智慧三种特质，她是一个“分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分歧者”被看做是危险的存在，他们不会服从于任何一个派系的存在，他们拥有更加自由和灵敏的天性，更是统治者追杀的目标。

由狮门影业及其旗下顶峰娱乐推出的新片《分歧者：异类觉醒》夺得当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冠军。该片上映首个周末在3936家影院一举拿下5600万美金的票房收入。在《暮光之城》《饥饿游

戏》等系列影片受益颇丰之后，近年同类青少年题材电影层出不穷。不过，《分歧者》在人物塑造上似乎更胜一筹，它的重点并没有放在青春恋爱上，而是用更多的笔墨去塑造一位独立的女性英雄。

虽然，女性英雄在电影中早已不是新鲜的形象，像《古墓丽影》《第五元素》《霹雳娇娃》这样的影片，女主角不仅美貌与智慧共存，更有超越于男性的矫健身手。即便是在动画电影中，也有宫崎骏这样唯独偏爱女性主人公的导演。

至于《分歧者》，虽说是讲述未来之城的科幻影片，不过作为青春电影，无论是女主角Tris还是男主角Four，对于我们都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在“派系高于血缘”的社会中，一旦所选择的派系和出生派系不同，就意味着离开父母，同时背叛出生派系。这样的“背叛者”是不受原派系所欢迎的。Tris遵从自己的内心背叛了无私派的父母，选择加入了无畏派。并在无畏派中努力证明自己。

其实Tris和Four这样的“分歧者”，他们所谓“背叛”的并不是家庭和派系，而是这种社会制度，就像大多反乌托邦影片一样具有反叛思想。之所以把这部影片称为“反乌托邦童话”，是因为在普遍的反乌托邦特点之外，整部影片更像是一部加长版的睡前童话，因为某种外力，导致儿女和父母分离，在各自经历了成长和抗争之后，最后一家人同仇敌忾重新团聚的故事。但显然，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大团圆结局，Tris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挚爱的母亲，女英雄也因此又多了几分悲壮感。

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影片还是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大家期待续集的。不过，我倒更想找来原著作品读一读，看看这位22岁的年轻女孩究竟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怎样的未来世界。



样具有反叛思想。之所以把这部影片称为“反乌托邦童话”，是因为在普遍的反乌托邦特点之外，整部影片更像是一部加长版的睡前童话，因为某种外力，导致儿女和父母分离，在各自经历了成长和抗争之后，最后一家人同仇敌忾重新团聚的故事。但显然，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大团圆结局，Tris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挚爱的母亲，女英雄也因此又多了几分悲壮感。

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影片还是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大家期待续集的。不过，我倒更想找来原著作品读一读，看看这位22岁的年轻女孩究竟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怎样的未来世界。

我趴在地板上摆火柴棍测量阳光的行进速度，后因接电话把这项重要试验耽误了。当你趴着看地板上阳光的脚步时，光似乎不动了。从理论说，光每秒每秒都在行走。从实践——以人的视网膜、人的无法安住的心念——说，它不曾移动，而人一转身，它又迈了一大截。光均匀地走过房间和整个大地，走过上午和下午。光时时在生长，人从来抓不住它们不断生长的尾巴。从古至今，只有光从容不迫。

文·胡一峰

骂，“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张汤后来蒙冤而死，遗产不足五百金，足见其清廉。但临死前还上书自我批评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至三公，无以塞责。”可见，即便功成名就，刀笔吏们依然摆脱不了出身带来的心理阴影。

这是刀笔吏的悲剧。但这种悲剧更深层根源在于，即便在秦汉时期，这些职业法律人也经常奉旨执法，无法把法的精神贯彻到底。以张汤为例，小时候审老鼠时有板有眼，长大后审人却以皇帝好恶为量刑准则。秦汉之后，儒生地位越来越高，儒学对法律的政治渗透逐渐深入。最终，在阳谋阴法的政治文化下，刀笔吏而为卿相的事几乎没有重现。到了明清，刀笔吏更是沦为了小吏官的私人幕僚。

刀笔吏们的悲欢沉浮，折射出法的精神在我们民族的命运。避免刀笔吏悲剧重演，恐怕也是今日谈依法治国者所应关注的吧。



于官曹之间”刀笔吏们，缺乏温裕文雅的精神修养和气质，必为刻薄冷酷之徒。司马迁算不上儒家铁杆拥趸，但他也说他佩服何做刀笔吏时“录录未有奇节”，这或许带有几分英雄不遇的惋惜，但应该也有对刀笔行当的不屑。赵尧的上司周昌就甚。

有人说赵尧将来必有出息，周昌却说：“刀笔吏耳，何至是乎？”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张汤官至卿相，还遭泼脏辱

